

诗·画·思

——徽州古村落的人文境界

贺为才

(安徽大学,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 徽州古村落文化底蕴丰厚,徽州先民营造了和谐的人聚空间,擅长诗画的文人参与村落的创意和规划,使村落园林化,提升了的艺术感染力,将其置于诗、画、思境界。

关键词 徽州古村落;境界;文化内涵;园林艺术

聚族而居的徽州先民,在地处崇山的古徽州境内,构筑了一个个颇具灵气的人居聚落——物质、精神、文化的结晶体。现存的古村落因其承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有的已被作为历史遗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供全人类保护、研究和观瞻、鉴赏。她们是徽文化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徽州先民的智慧和精神风貌,犹如巨幅的中国画,是一组饱含着徽州先民生活情趣的诗篇,透射出华夏文明的魅力和光彩。

村落是日常起居的生活空间,更是精神文化交流的空间。文化内涵提升了徽州古村落品位,天长日久,徽州实现了村居的园林化。发达的新安文化和徽商经济为徽州村落的规划、布局、美化提供了卓越的创作理论、营建技巧及厚实的物质支撑,同时促

成徽派园林的兴盛。从全局看,徽州古村落乃是一处处文化园景,以村为园,村中有园,园在村中,而从局部的单体建筑看,隐于其间的庭院,就是移天缩地的微型园林。徜徉于徽州古村的高墙深巷间,被浓郁的文化气息所感染,如饮醇醪,陶醉其中,渐入佳境。

画

进入古徽州,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落随处可见,这些建筑作品在中国明清时期已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其建筑风格、工艺特点与营造法式既融汇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又创造出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区域特色,安详、宁静而不失灵气。青山绿水间布设着风格古朴的民居,点缀着亭阁、尖塔、桥梁等景观,活脱脱雅俗共赏的民间山水风情画,出入其间的人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画中

收稿日期:2003年6月

作者简介:贺为才,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建筑文化。

的元素,为画作添加灵动之气。

中国画技法对中国民居和村落的营建影响颇大。中国传统的写意山水画与造园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都是以自然山水为基础,结合了文学、哲学之思想,强调意蕴深远,主张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尽管绘画是二维的艺术,营村是三维的艺术,但是村落及园林的设计、布局与绘画有着一致的构思和创作规律。置身于村落庭园,便如生活于三度空间的山水画中,而将庭园景致现于平面,亦可得绝妙之山水画,正是“会心山水真如画,巧手丹青画似真”。

新安画派中的山水画思想和风格,直接影响了徽派园艺创作。徽州古村落修造“水口园林”,多数受到“新安画派”的影响。相传歙县丰南“果园”乃擅长诗画的“唐六如、祝枝山所规画”。雄村的竹山书院,据说诗画艺术家袁子才参与设计。擅长诗画的文人参与村落园林的创意和规划,更加提高了徽州古村落的意境,提高了村落园林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传统的诗词艺术、书画艺术和造园艺术尽管从不同的艺术领域反映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却是相互融合渗透着发展,其中诗与画对于居住环境设计的影响格外深刻。正如刘管平等学者所言“作为一种文化信息载体,中国园林的发展从兴起始便不仅仅是物质感官层次的休闲娱乐场所,更包含了精神上心灵上深层次的文化审美信息”^①。中国古代士人崇尚山林,他们凭借自身高深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家深微的审美观察能力,常常陶醉于田园山水,甚至隐居山间,徽州村落的奠基人正是把山水诗和山水画的意境引入村落的营造实践中,从而实现了村落园景与诗境画境的统一,非常自然地表现出余韵不尽、意味隽永的诗情画意。

1. 丹青妙手描画的山水村

徽州山水形胜,拥有众多奇趣优美的天然风景。自两晋以来,中国北方中原士族为避战乱纷纷南迁,驻足徽州时,为当地景色所吸引,认为可寻得“风水宝地”,于是卜居建宅,繁衍生息,形成煌煌大村。徽州村落建筑也充分、成功地利用了大自然的赐予,从村落选址、空间布局、建筑构造、装饰美化等方面“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始终贯穿着营造最佳人居环境的精神,为他人提供了最佳“可游”之境,为当今开发旅游提供了优越的资源。

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渐江曾有诗云“敢言天地是吾师”,表达了其对于自然山水的尊崇、歌咏和提升。徽州的自然山水也熏陶了画家的创作情怀,以渐江、查士标等为代表的新安画派,一反当时的临古之风,主张师法自然,观山川以搜妙创真,细心品味自然之真谛,运用恬淡幽静的笔墨描绘遁迹山林的生活,抒发不趋流污的情志,留下众多佳作。

新安画派“崇尚自然,寄情山水”的思想促进了徽派村落园林的发展。徽州村落的水口园林是因借水口地带的自然山水,以山为背景,以水为骨架,因地制宜,组织园林景观,所以有“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的景观效果。徽派宅园等其它园林在布局营造中,也注重对自然山水的利用,“延山引水”,借助自然山水组景是徽州村园经营的重要技法。无论是村头水口园林,还是书院园林、宅园等其它园林,总是以自然山水为基础,凭借自然山水,村民或作或息,均可得以泉石啸傲,渔樵隐逸,偕其林泉之趣。

2. 山居人家的生活情趣

新安画派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临摹局面,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真实的感受,更加强调神似和意趣,其绘画境界别开生面,呈现出洒脱、朴实、恬淡、自然的生

^① 刘管平等. 中国诗与中国园. 建筑与文化论集(第四卷).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诗

活情调,追求宋代山水画论专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论述山水画的理想境界,“世人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以山村景致为画面构图元素,表现出至真至美的生活境界。

在徽州先民看来,居处应处处如画,将画境追求贯穿于村落规划之中,从而塑造了“全村同在画中居”的村园意象。黟县宏村的规划中,周围青山绿野滴翠相拥,村内家家宅院溪水潺流。月沼、南湖水碧面阔,粉墙黛瓦倒影闪烁,湖上虹桥飞架,湖面鹅鸭悠游,古黟有诗赞道:“何事就此卜邻居,月沼南湖画不如。浣汲何妨汐路远,家家门巷出清泉。”这种融情自然山水、得趣田园生活的集山水、田野、村舍为一体的园林式的村落景观,在徽州比比皆是,构成一幅幅质朴亲切的村落山水画。

3. 村园营建与绘画技法相通

同样是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出视觉无尽的悠远意境,村园与绘画之间存在许多相似相通的创作规律。首先,自然山水园林与山水画有着相似的景物构成,都是通过山、水、石、植物、屋宇、桥梁等景物的规划配置来创造某种意境,山水画中对于景物的处理手法和绘制技法对于园林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其次,山水画讲究“意在笔先”,注重主从关系、顺应自然、随机应变、虚实有致的构景原理,也深刻影响着村园布局。再者,山水画讲求的“气韵生动”,即对于景致神韵的追求和把握,对于园林也颇为重要,在村落景观设计中,须特别注重景物的象征性与处理的含蓄性,惟其具有象征性,物体得以有限的形象而求无穷之意义,惟其具有含蓄性,使想象得以自由驰骋而获不尽之文化神韵。

从铺陈点景,水口关锁,古木桥涵,密林修竹,到青石巷道,高墙小窗,门饰、脊兽,组成了徽州村落的景观系列,虚实相生,动静相谐,皆成妙境,皆可入画。

中国古代诗画同源,常常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稍有不同的是,山水诗是时间的艺术,山水画则是空间的艺术;山水画往往从空间的有限突破以追求无限,山水诗则可以将时空的无限展现为空间的有限。虽然中国诗词艺术难以像绘画那样在技法方面给营村造园者以直接的借鉴,但是其对于营村的影响却是基于更高层次上的无形渗透,是文化的潜移默化。

1. 村落气象,立意为先

徽州村落以营造气势见长,尤其讲究整体效应,如侨居扬州的清代徽商程庭《春帆纪程》所描述:“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见粉墙矗矗,鸳瓦粼粼,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为了更好地表现村落气象,徽州村落的营造者们,自觉运用中国的山水诗的技法,讲求以情韵胜,在表现手法与形式上,多以简约的素材,状写广阔的自然景象和深远的精神内涵,所以常常择其典型的局部特征,突出宗祠、书院等重要物象,通过建筑物的组群气势,表现余韵不绝的意境,而把整体形象寓于欣赏者的想象,以形神兼备的拟形拟态来表现沟壑千重,江河万里。

村落的园林化必须借助物质技术手段,去创造可游、可观、可居的生活环境,但其所具有的超越技术意义的特殊文化内涵,使其具有凝练、深远的情趣与意境,这种意境是诗化了的,只有“意在笔先”方可“胸有立壑”,“意”是通过造园之“境”的直观感受借助于前人的审美经验、积淀的审美意象以触发创作灵感,构成特定条件下新的意象。

在徽州村落中,以写意的造景手段对原始村野稍加整治,略略点缀景点一二,随意设置小品三两,便足以达到“芥子纳须弥”式的人间胜境之效果。其关键均在“心造其境”,创造一种清涵、超逸、空灵而隽永的“诗境”。往往一个横额,一幅楹联就发挥出韵

境点景的作用,使置身其中的人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境。如《竹洲记》中记载的竹洲吴氏园亭中以“静香”名亭,表达杜子美的“风摇翠条娟娟静,雨浥红渠冉冉香”的意境。而园林中建筑意象的妙境,历代诗词中也多有描绘,亭、台、楼、阁等不仅表现出中国古典建筑的美,更在于它与自然山水完善融合所带来的特有意境之美。至于村落园林中点缀的奇松怪石、修竹萧疏、尺幅小品,却代表着生机盎然的大千世界。村落园林不再仅仅是某种物象形态,而是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精神气质和心灵境界,将村落主题诗化,赋予一种时空相融的内涵——“诗”。

2. 布局置景,合乎章法

诗词艺术不仅在意境的情韵创造上渗透到营村艺术中,启发了造园的构思立意,其自身包含的韵律和讲求的章法也影响到了园林的规划布局。

徽州古村落水口园林的典型代表歙县唐模的檀干园俗称小西湖,“三塘相连,宽亘十亩”,是个以水面为中心的水景园。整个园林分为起景、高潮、结景等景观段落,空间有开敞、闭合、纵深、动静变化,园景与山色村景相渗透,是个空间组织非常成功的水口园林。檀干园及其整个唐模村的巧妙布局,起承转合,虚实相托,韵律和谐,余音袅袅,不是诗篇,胜似诗篇。

3. 诗化的命名

徽人崇尚风水,注重吉祥,古徽州六邑都以动物喝形作为象征,如歙县犬、绩溪牛、休宁蛇、黟县蛙、祁门猴、婺源龙,既反映辖域形貌,又喻意当地居民的人文习性,机灵、耐劳、团结,听起来耐人寻味。邑下村镇亦然,多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村落的命名颇具诗意,同姓村落多以姓氏为村名,反映聚族而居的本源,如郑村、许村、江湾、胡里等等;或以村落地貌特征命名,呈坎、西递,而更多的则是选取汉语中的

吉祥字汇作为村名,如宏村、雄村、关麓(官禄)、理坑;或直接从古典名篇中摘取字句作为村名园名,如“瞻琪”村、“檀干”园应源于诗经。诸如此类,使徽州人的儒雅之风自现。为烘托村落的人文气息,许多徽州古村都载有本村景观和历代名人题咏,组成“村落八景”、“村落十景”等,如歙县《溪南八景诗》:祖祠乔木、梅溪草堂、南山翠屏、东畴绿绕、清溪涵月、竹坞凤鸣、山原春涨、西堍藏云共八组由祝枝山等题写的村景诗^②,从中可以想见当年溪南村妙景。

思

诗画般的徽州古村落,蕴涵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更深一层的探究,我们会发现其中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且富有哲理意境。徽州民风一向传统而醇厚,保留着中华传统的道德风尚,勤劳俭朴,团结互助,耕读传家,人人成材,诚实精明,置身于徽州古村落,定能感受到这份意境,发人深思。

1. 理学精神

徽州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以“东南邹鲁”自喻。正如《茗洲吴氏家典》所述:“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持,而以邹鲁之风传若子孙。”可见,朱子思想对徽州影响至深,儒家礼教已渗透徽州社会各阶层。徽州民风的理性因素,正是长期受儒家文化“不以力服而易以理胜”熏陶的结果。这种理学精神就是徽州村落的灵魂,从各类建筑物到门楣题额、厅堂楹联字画,随处显现。

程朱理学以宣传忠孝节义为根本,而且在徽州大行其道。徽州的宗族观念浓厚,家族制度盛行,为了敬宗睦族,除了勤修家谱,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选村中最好的风水地建造富丽堂皇、布局谨严的祠堂。历史上,徽州每个村均建有大量的祠堂,无论总祠、支祠,还是家祠,乃至女祠,往

^②参见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黄山书社,2001年5月第1版。

往都是村中最高等级的建筑物,远远地就能感受其威严和气势。

为了旌表成功人士,徽州村中矗立起座座牌坊,甚至蔚为壮观的牌坊林。为了给子孙创设良好的读书习礼环境,徽州兴建了大量的书院。

正是徽州村落中切实的人文关怀和楷模昭示,实现着厚人伦、美教化功能,激励历代徽州人民奋发上进,无论读书、营商,抑或行医、耕作,获得广泛的成功。

2. 和谐氛围

徽州村落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的统一,被概括到“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之中,并为历来的思想家们所重视,为众多的建筑巨匠所恪守。“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建筑选址方面,要考虑到周围的地理地貌、当地的水土质量,以及天文气象等因素,有所谓“相形取胜”、“相土尝水”、“辨方正位”之说。把住宅与水土草木等天然物视为一个有机体,把住宅比作是人的服装。正如《搜神记》中所说的那样:“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宅之吉者,如丑陋之子得好衣裳”。徽州始终保存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的实践成果。徽州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出产不足自给”,但徽州人宁可经商四方,却没有过度攫取自然资源、导致生态恶化,“衣裳”仍然华美。

俗云:风水是徽州的好,女人是扬州的美。扬州的女人美,不仅是因为她们天生丽质,还由于其具有较高才艺和气质,相得益彰,更加招人喜爱。徽州的风水好,也不仅在于徽州绿水青山,而主要是因为徽州先民善于在自然界发现美、创造美,尊重和爱护生存环境,将源远流长的中国风水观念发挥到极致。风水思想几乎杂糅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各

种因子,运用到建筑营造实践中,便加重了建筑物的文化含量,徽州的风水便是自然和人文的绝妙交融,地灵人亦杰。

同样,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在徽州村落建筑得到体现。徽州村落民居素以“四水归堂”、“五岳朝天”为特征,一般认为是徽人以水为财、“肥水不外流”的心理反映,实际上也表现了徽州人“自家水火,不殃及邻人”的心态,故在徽州村落中,居民多能和睦相处。为方便村民行走,徽州民居的一些外墙做成了圆角,而主动将自家宅门向内缩进“作退一步想”,也是徽州人做人“温、良、恭、谦、让”在建筑上的小小注脚。

3. 创新思维

徽派建筑虽然有明显的风格和文化内涵,但纵观现存徽州古村落,无论是街村、河村,还是路村却各具风貌,无一雷同,有牛型村宏村、船型村西递、棋盘村石家村、“无溪有龙”宅坦村等等,充分体现了徽州先民的创新思维。

从单体建筑看,徽派建筑融合了中国北方四合院、南方干阑建筑的原形,汲其精华,创造了特别适合山地环境的木结构楼居模式,而在建筑的室内外装饰上,更是将华夏各地的木雕、石雕、砖雕包括彩绘工艺运用得恰到好处,正是徽州先民善于学习、融合出新知的写照,也为徽州文化增添了魅力。

徽州村落文化的内涵就是通过对自然山水的体验而形成的对诗画语境审美经验的发展,它在建筑历史的演进中丰富了民族性的内质,也是中国建筑文化民族性的最好体现。民族历史、思想、文化所决定并带有特质性质的要素是民族精神的基础。

总之,徽州古民居村落以其鲜明的主题,丰富的艺术手法,意境迭起,表现徽州人及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亲和力、凝聚力。